

2025年7月10日 星期日

场外交资骗局多,莫让本金被卷跑

责编:赵日超 版式:沈 佳

3

“五子登科”赞杨家

王卫华 编写

淮安区的河下古镇好热闹也很励志，“河下三鼎甲”——状元沈坤、榜眼汪廷珍、榜眼夏曰瑚，“刘氏五世巍科”——从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刘氏家族出四进士一举人，还有“状元里”——淮安府沐阳县胡琏一门三进士。由此想到,居淮安区且令淮安骄傲的还有杨家“五子登科”,杨家人把做学问做到了极致,实在应当弘扬。

杨家在淮安区的故居叫杨士骧故居。但杨家的事,得从杨士骧的祖父杨殿邦及杨家老大杨士燮说起。

杨殿邦,字翰屏,号叠云,泗州(今淮安市盱眙县)人,清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先后任顺天乡试同考官、河南乡试正考官、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太仆寺少卿、詹事府詹事兼顺天府尹、山东乡试正考官、贵州按察使、山西布政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仓场总督兼户部侍郎,道光二十四年(1844)任漕运总督,在淮安府南门更楼东购置一宅院定居,此后杨家就成了淮安人。之后在沿海抵抗外国入侵立功。但咸丰年间在扬州邵伯镇阻击太平军,战败罢官,在军中戴罪作战。咸丰九年(1859)卒于军中,恤赠太仆寺卿。

杨家老大杨士燮字萍石,号莲府,咸丰五年(1855)出生,他四岁时祖父杨殿邦去世。父亲杨鸿弼是独子,幼年即有残疾,因杨殿邦的功勋获得江苏候补知府资格、候选员外郎,赏加三品衔,赏戴花翎,但老八出生后不久即早早去世了。兄弟八人,杨士燮排老大,家庭顶梁柱的重担就落在了他身上。

杨士燮的老丈人是吴棠。吴棠是盱眙人,少时家境贫寒。道光十五年(1835),吴棠中举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授淮安府桃源县(今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令,咸丰元年(1851)调任淮安府清河县令,咸丰二年(1852)代理邳州(今属徐州市)知州,咸丰十年(1860),吴棠代理淮海道道台,接着任淮徐道道台,次年任江宁布政使兼代理漕运总督。同治二年(1863)任漕运总督,次年代理江苏巡抚。同治五年(1866)调任闽浙总督(正二品,加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尚书衔)。同治六年(1867),调任四川总督。杨殿邦与吴棠是同乡,是吴棠长辈,对吴棠关爱有加。吴棠五次赴京参加礼部会试,有三次就住在当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杨殿邦府上。吴棠到淮安地区任职时,杨殿邦任漕运总督,对吴棠的提拔是出了力的,吴棠一直视杨殿邦为恩师。这样,杨士燮就娶了吴棠的次女吴述仙为妻。

吴述仙结婚时带来了丰厚的嫁妆,让家庭暂时无柴米油盐之忧。她长嫂当母,弘扬杨家、吴家家风,督促丈夫及几位小叔子好好学习。

杨家兄弟排行是:老大杨士燮,老二杨士普、老三杨士晟、老四杨士骧、老五杨士琦、老六不详、老七杨士铨、老八杨士骥。其中老二士普、老六和老七士铨未成年即去世。

老四杨士骧最先出成绩,他咸丰十年(1860)出生于淮安府山阳县更楼东街,16岁成秀才,和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是同年。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二甲第二十二名),入翰林院,他琴棋书画样样都爱,历任庶吉士、编修、道员、

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是晚清淮安籍为官职位最高的一位。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杨士骧任山东巡抚后,拨白银8万两,创办了山东高等农业学堂。民国二年(1913)该学堂改名为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民国十五年(1926)改称国立山东大学农学院;1952年至1983年改称山东农学院,1983年迄今称山东农业大学。杨士骧还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8月30日创办《山东官报》,为山东省第一家官报。1909年(宣统元年)11月,他任直隶总督,拨银四千八百两给时驻保定的直隶提学使卢靖,创办了直隶图书馆。清宣统元年(1909)六月二十六日,杨士骧猝卒于任上,终年仅49岁,赠太子少保、谥文敬。归葬于淮安建淮乡(墓在今石塘镇许王村高小组),墓碑上书: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杨文敬公之墓。墓地还立有两块皇帝表彰的御碑。

老三杨士晟,字蔚霞,在光绪十八年(1892)也中进士,与蔡元培同年。入仕途后他历任江苏无锡知县、崇明县知县、芜湖米厘总办、津浦铁路南段总办,主持修建了津浦铁路南段(江苏浦口至山东韩庄),全长383公里。他累官至道员。民国时任芜湖关监督、苏州关监督兼交涉员。

弟弟们出息了,杨士燮也紧紧跟上。他于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恩科会试中二甲第 62名进士,与清末状元、著名实业家张謇是同年。他曾公派赴日本考察学务,担任横滨总领事官。回国后,先补授江西道监察御史,接着任山西副主考,授兵科给事中。随后,调任山西平阳府知府、大同府知府、浙江嘉兴府知府、杭州府知府、浙江巡警道。

杨家兄弟出了三个进士外,还有两个举人。老五杨士琦,字杏城,光绪八年(1882)中举人,后屡试不中,捐为道员,光绪十一年(1885)被分到直隶试用。光绪二十五年(1899),任两广总督李鸿章的幕僚。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任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之间的联络人,深得二人赏识。李鸿章去世后,杨士琦到袁世凯麾下,任洋务总文案。后历任商部右参议、南洋公学监督、商部左参议、会办电政大臣等职。1914年开始,杨士琦主张实行帝制,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四处奔走。1915年被袁世凯任命为中卿,袁世凯称帝后,杨士琦任政事堂左丞。袁世凯去世后,杨士琦在上海租界隐居,民国后出任交通总长(民国初年曾任交通总长)。1918年9月27日,据传因撞破妾室奸情,被妾室毒死,终年57岁。

老八杨士骥(1870—?),字味云。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历任候补四品京堂、广东补用道、京奉铁路总办、山西巡盐道等职。民国初年当选多届众议院议员。后来他的儿子杨毓珣娶袁世凯的第四女为妻,与袁世凯系亲家。

杨家三进士两举人(杨殿邦儿子和孙子两代共五进士两举人),可谓“五子登科”。

之后杨家更是人才辈出,为国家做了极大的贡献。

老大杨士燮与吴述仙像父亲,同样生了八个儿子。长子是杨毓璋。杨士燮将八个儿子分

送英、法、美、日留学。杨毓璋到了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实业、经济和应用科学。可以看得出,杨家是重实业救国而不单纯重仕途的。杨毓璋回国后先是担任沈阳电话局和电报局督办,几年后到天津担任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他善于理财,既办好了银行,也办大了家业。他在艺术方面也很有造诣,经常邀请谭鑫培、梅兰芳、周信芳等名角儿到家里唱戏。他与袁世凯、徐世昌、黎元洪等要员都有交往,其子杨宪益出生后,袁世凯曾赠送了一件小黄马褂。

杨毓璋有三房妻室,第一位夫人是位淮安城里的富家小姐,生了几个孩子,大多夭折,活下来的只有两个女儿。第二位夫人育有杨宪益和他的大妹、二妹。杨毓璋还娶有一房妾,生有一个女儿,杨去世后,这个小妾带着女儿嫁给了戏班里的一个男人。1915年1月10日,杨毓璋得了儿子杨宪益,十分疼爱。五岁时,杨宪益得了白喉和猩红热,夜里哭闹,此时杨毓璋自己也得了风寒,仍起夜照看,结果自己病重而英年早逝。

杨宪益1934年前往牛津大学学习。在牛津,他认识了漂亮的英国女孩格莱迪丝,并为她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戴乃迭。某日,他在24小时内一口气把《离骚》翻译了出来,作为定情物送给戴乃迭。戴乃迭是英国传教士之女,生于北京,结识杨宪益后,她改法国文学专业为中国文学,成为牛津历史上第一位获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英国人。

1940年,杨宪益荣获英国牛津大学希腊拉丁文及英国文学荣誉学士、硕士学位,于1940年回国,任重庆大学副教授。21岁的戴乃迭也揣着50英镑到了中国,1941年2月16日,两人在中国结 婚 。 杨 宪 益(1941至1942年)任贵州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系主任,1942年至1943年任成都光华大学英语教授。1943年,友人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杨戴两人(杨宪益、戴乃迭二人)的中文外译(中国文学英译)事业也从 此 开 始 起 步 。自1953年起,杨宪益任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1953年,杨宪益跟一群科学家、艺术家一起接受毛主席接见时,周恩来特别介绍:“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了英文”,毛主席听后非常惊讶。1953年,杨宪益由南京市编译馆接管组组长、南京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调任中国外文局(原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长期担任外文出版社外文版《中国文学》主编。他与夫人戴乃迭夫唱妇随,共

同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戏剧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全本《儒林外史》《关汉卿杂剧》《长生殿》《牡丹亭》,全本《红楼梦》《老残游记》等以及现代戏剧《白蛇传》(京剧)、《打渔杀家》(京剧)、《柳荫记》(京剧)、《秦香莲》(京剧)、《搜书院》(越剧)、《十五贯》(昆曲)等。此外还将屈原的《离骚》《古代寓言》《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资治通鉴》(部分)、《鲁迅短篇小说选》《鲁迅选集》(一、二、三、四)、《阿Q正传》《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小说选》、《王贵与李香香》(李季)、《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白毛女》(贺敬之、丁毅)、《阿诗玛》、《三里湾》(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暴风骤雨》(周立波)、《风云初记》(孙犁)、《原动力》(草明)、《朱自清散文》、《下一次开船港》(严文井)、《红旗谱》(梁斌)、《百合花》(茹志鹃)、《荷花淀》(孙犁)、《青春之歌》(杨沫)、《边城》(沈从文)、《芙蓉镇》(古华)等中国文学作品及相关史料(中印文化交流史)(金克木)、《中国文学简史》(冯沅君、陆侃如)等译成了英文,介绍到了国外,先后有百余种,累计数百万字,成为使中国古典文学最早走向世界的先驱之一。杨宪益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与夫人合作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空白“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窗口。这套丛书里,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也收录了《芙蓉镇》《沉重的翅膀》以

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新凤霞、王蒙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中译英的工作之外,杨宪益在50年代还翻译了一批西方古典戏剧作品,他直接从希腊文译出了古希腊戏剧大师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和平》,从拉丁文译出了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的《凶宅》,翻译了萧伯纳的《卖花女》《凯撒与克里奥佩特拉》和《匹克梅梁》(以上几部书除《卖花女》外在20世纪90年代都作为经典译作重新出版,其中《鸟》列为中央戏剧学院学生的必读书)。他还翻译荷马史诗《奥德修记》、法国中世纪的名著《罗兰之歌》、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1978年,杨宪益先生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1985年被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是民革中央委员、中国百科全书编委、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作协理事。1993年香港大学授予杨宪益先生名誉博士学位。

1968年4月,杨宪益和戴乃迭被捕。两人一共坐了四年牢。“文革”结束以后,杨宪益的政治生涯得到了延续,他的学术抱负也得以施展。晚年的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痴呆症,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1999年,戴乃迭去世以后杨宪益也终止了翻译工作。2009年11月23日,老人在医院去世,享年95岁。

杨家杨宪益这一辈其他人也很有成就。杨宪益的大妹妹杨苡,是翻译家。其丈夫赵瑞蕻,历任中央大学外文系教师、南京大学外文系、中文系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译协副会长,翻译了《红与黑》等作品;杨宪益的小妹妹杨敏如,古典文学学者。杨敏如的丈夫罗沛霖,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再下一辈,杨苡的女儿赵蘅,是画家兼作家。



杨士骧墓地 王卫华 摄

淮安船厂遗址公园

毛洪彪



淮安船厂遗址公园一角 毛洪彪 摄

一个早晨,我来到河下段里运河北堤,一边观赏景色,一边缓缓西行,不知不觉中走进了淮安船厂遗址公园。

眼前的遗址公园面目焕然一新。以里运河堆堤为路基新修建的沥青路平坦宽阔,将公园一分为二。路北侧的堤坡上是原来的办公区、生活区、办公楼、礼堂、招待所、食堂、职工宿舍等老建筑全都不见了,一座酒店巧妙的利用原有地形,将各幢房屋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地建在里运河的堤坡、堤脚处,形成了一座别具一格的庭院式建筑群。特意保留下来的那座大烟囱和那几株老杨树、老榆树,为酒店增添了几分幽静和历史的沧桑感。淤青路的南侧是原来的生产区。悬挂着“淮安船厂”四个大字的厂门仍以老面貌伫立在路边,船台车间、机械加工车间等老建筑也都不见了踪影。滩涂上,碧绿的芦苇和鲜艳的花草迎风摇曳,人造草坪绿茵如毯。一艘艘钢板焊制的船舶模型零零散散地分置于园中,彰显着公园的主题。用块石和混凝土砌成的护岸,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亲水人行小道。中间那几座平台,既可供人们休憩,又为钓鱼爱好者提供安全、宽敞的钓台。作为淮安船厂标志性建筑的预制车间大厂房,在两座小型行车的陪伴下静静地耸立在流淌了几百年的里运河边,似乎在默默诉说着它曾经的艰难和辉煌,又似乎在感叹永不复返的岁月。

整个遗址公园的建筑以铁锈红为主色调,构思奇妙独特,风格新颖和谐,具有浓郁的现代生活气息,又饱含厚重的勾人回忆的历史元素,透露出一种自然、柔和、宁静、古朴的美,呈现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醉人魅力。面对这块曾充满繁忙和喧嚣的土地,淮安船厂的过

去一幕幕涌上了我的心头……

1958年5月,一个红日高照的日子,共产党员李永顺、滕满堂带领着丁兆成、祁凤如、徐宝成等10余名木工、捻工、铁工、油漆工走进了里河畔这块荒滩,拉开了淮安船舶保养厂(也就是后来的淮安船厂)建厂的序幕。当时,这儿是一块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芦苇、蒲草、茅草的河滩地,高低不平,坑塘密布。没有机械,物资匮乏,连粮食都很紧张,十几个人,简陋的劳动工具,要在这儿建厂谈何容易。然而,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那时的中国人,啥都缺,唯独不缺精神和干劲。创业者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充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锹挖手扒,肩挑人抬,割芦苇,砍野草,清淤沉,打围堰,垫屋基,平场地。不知吃了多少苦,不知遭了多少

罪,不知克服了多少困难,他们在短短的20多天时间里,用树棍、毛竹、铁丝和芦苇编织成柴笆,搭建起了5间共100多平方米的简易工棚、3间共50多平方米的职工宿舍和食堂。从这时开

始,淮安船厂人在这儿一代接着一代书写了一部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历史,创造了一项项历史记录。

1958年10月,也就是建厂刚刚5个月的时候,荒滩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叮当当的斧凿声、锤子声,淮安船厂的维修生产就此开启。

1962年,淮阴地区第一艘木质拖轮“江淮203”轮在这儿制造成功。

1975年,该厂在淮阴地区第一家试造了19米钢质拖轮、33米冷藏船。

1978年3月,淮安船厂从淮安县航运公司划出并独立。

1990年,该厂开工建造出口新加坡的载重达2500吨的钢质甲板驳船。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淮安船厂最为辉煌的时期。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业务和利润连年增长,一座座新车间建了起来,办公楼、礼堂、食堂、招待所先后落成,电影放映队、文艺宣传队、

医务室也都有了,干部、职工搬进了砖瓦结构的新宿舍。这在当时的苏北地区县属企业中是十分罕见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世纪八十年代起,国际国内造船业竞争愈演愈烈,我国沿海沿江地区利用先天独特优势大力加快造船业的发展。在此情况下,远离造船业发达的大中城市,远离沿海、长江,加之缺乏高级技术人才、管理观念陈旧落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淮安船厂不可避免地被淘汰出局。勉强支撑了几年后,1996年淮安船厂全面停产直至倒闭。

历史的时针运转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共淮安市委、市政府于2013年开启了里运河文化长廊建设工程。2021年,作为里运河文化长廊重要节点工程之一的淮安船厂遗址公园工程正式落地;2023年底,淮安船厂遗址公园建成。淮安船厂消逝了。然而,淮安船厂人当年展现的“不怕艰难困苦,勇于砥砺前行”的创业精神绝不会过时,淮安船厂人为淮安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也不应被历史遗忘。淮安船厂遗址公园的创建,不只是为了我们增添了一处游玩之所,更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历史的尊敬和传承,是我们对淮安船厂人奉献精神肯定与赞扬!

阳光下的淮安船厂遗址公园分外光彩明亮,分外赏心悦目。淮安船厂消逝在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又如凤凰涅槃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一种新的形态与里运河一起浴火重生,为淮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奉献了一幅融历史与现实为一体的美丽风景。伴随着春风,淮安船厂回来了!